



في تفتي بلحجب

为爱而歌


Singing For Love

# 爱

## 的诗篇

苏阿德·萨巴赫/著 林丰民/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爱的诗篇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著

林丰民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序

科威特驻华大使  
阿·穆·纳·居安

苏阿德·萨巴赫在她的祖国科威特以及阿拉伯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许多国际性的学术、文学以及文艺创作研讨会上，她的名字也屡被提及。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她的诗集被译成汉语。科威特驻华使馆尽心尽力，向中国关注、关心她的专家学者赠送了她的作品。尤其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林丰民博士以其撰写有关苏阿德·萨巴赫博士诗歌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科威特使馆及时把这一喜讯报告给科威特国内以及所有喜爱她的诗歌、欣赏她的作品的中国人。

那么，下一步的工作理所当然就是鼓励这篇论文的出版和发行，把它当作增进中阿文化联系的一项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阿拉伯文化是指源于科威特的阿拉伯文化，而

中国文化则是指在最为广阔的层面上的、对文学和艺术最具敏感性和鉴赏力的科威特友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的读者们推荐我们的这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她既属于科威特，也属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同时，我要感谢林丰民博士，正是他通过其孜孜不倦的研究工作和高品质的翻译而拉近了我们这两种文明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另外，我还要特别向他致以谢意，感谢他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来写这篇序言，因为现在适逢我们欢庆科威特独立解放节。

2000年2月24日于北京

(李腾译)



مقدمة  
من سفي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دى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مستق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يعان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غنية عن التعريف والتقديم في وطنها الكويت و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كثير من المنتديات العالمية للفكر والأدب والإبداع الأدبي والفني .  
وقد أسعدني أن تترجم نواويزها الشعرية 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ساهمت السفارة في تكويني في توزيع ما توفر لديها من نسخ على المتابعين والمهتمين من المثقفين الصينيين ، وكتملت السعادة والفرحة عندما نال الدكتور عامر لين أنفسي درجة الدكتوراه بل أن كتب رسالة عن شعر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فقامت السفارة بزلف خبر بحثه وخبر نيله للدكتوراه للكويت ولكل المحبين والمعجبين بشعر وأدب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في الصين .  
فكانت الخطوة التالية الطبيعية هي التشجيع لنشر هذه الرسالة وطبعها كإجراء طبيعي في تقريب الثقافت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 العربية من ينوع الكويت والصينية في أرحب ساحة وأكثرها إحساساً وتقديراً للفن والأدب في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صديقة للكويت .  
فإلى القارئ الصيني الصديق أقدم شاعرتنا وأديبتنا ومفكرتنا وباحثتنا الكويتية العربية " الاستثنائية " . شاكرًا للدكتور عامر لين أنفسي ما بذله من جهد لتقريب حضارتنا وشعبنا الصديقين من خلال بحثه الشيق وترجمته الرقيقة وخاصة لأنه أتاح لي هذه الفرصة لكتابة هذا التقديم والذي جاء ليترامن مع مناسبة احتفالنا بعيد استقلال وتحري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عام ٢٠٠٠ .

المستق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يعان

بكين ٢٠٠٠/٢/٢٤

## 译 序

仲  
跻  
昆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自古至今，阿拉伯人民一直对诗歌情有独钟：人们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听人朗诵诗，当然，更有不少人写诗；诗人及其追随者们经常举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晚会；不少国家还举行全国或国际诗歌节。本人曾有幸参加过这类诗歌节，至今记忆犹新：届时举行的类似赛诗会连续开几天，分几个会场，每天又分几场，几乎是场场爆满，会场情绪非常热烈：诗人在台上朗诵，听众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遇有精彩处，一片叫好声；有时，有人会乘台上换人的短短空间，情不自禁或迫不及待地抢上台或就在台下朗诵起自己的“大作”。阿拉伯人对诗歌及他们喜爱的诗人如醉如狂、如痴如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当

今熟知的“球迷”、“歌迷”、“戏迷”的痴迷。

正是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种氛围中,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被公认为是当代阿拉伯诗坛最亮丽的明星之一。其影响,其地位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在阿拉伯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上要为这位女诗人定位的话,那么,她大体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她不仅是科威特,也是海湾地区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阿拉伯新诗(亦称自由体诗、音步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还是阿拉伯现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就是说,她不仅在其祖国科威特负有盛名,而且享誉于整个海湾地区乃至阿拉伯世界。

苏阿德·萨巴赫生于1942年,出身于萨巴赫王族。曾先后留学于埃及开罗大学和英国萨里大学,曾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作家,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我见到苏阿德·萨巴赫是在1988年的一次诗歌节上。显然,她的出席顿时为诗歌节增添了不少光彩。她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诗作,整个会场为之倾倒。记得我们中国诗人代表团去访问她时,她正要启程回国,为了我们,特意耽搁下来。还记得她说了很多友好的话,最后把她的诗集赠送给我,说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喜欢她的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苏阿德·萨巴赫诗歌在中国最早

的读者,但我的确喜欢她的诗。欣喜之余,还试着译出了其中的一本——《本来就是女性》。我觉得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就像她本人一样的美。

贯穿于苏阿德·萨巴赫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一个“爱”字:对亲人、家庭亲情的爱,男女两性之间纯真的爱,对祖国、民族崇高的爱,对整个人类博大的爱……她的诗浅白易懂,却富于哲理,尤以描述阿拉伯、东方女性心理见长,她在诗中表达了阿拉伯(特别是海湾地区)妇女受传统礼教、习俗束缚的痛苦;大胆地发出了要求挣脱旧的世俗观念的羁绊,在爱情、事业上获得自由、平等的呼声。

由于苏阿德·萨巴赫在文坛、诗坛毋庸置疑的影响和地位,阿拉伯的文学评论界对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种期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和评论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的文章,还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著。在我国,前一阶段,苏阿德·萨巴赫虽有部分诗集被译出,一些期刊也对其诗歌做了一些介绍和研究,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最近,青年学者林丰民同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研究》,并译出了诗人的一些近作,有机会得以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喜事、幸事——不仅是对他本人,而且也是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特此作序,以示祝贺。

2000年4月13日



## 目 录

---

序 言	( 1 )
爱的诗篇 其一	( 9 )
爱的诗篇 其二	( 15 )
爱的诗篇 其三	( 18 )
爱的诗篇 其四	( 21 )
爱的诗篇 其五	( 27 )
爱的诗篇 其六	( 37 )
爱的诗篇 其七	( 43 )
爱的诗篇 其八	( 49 )
译后记	林丰民 ( 53 )

## 序 言

这是无限的爱之诗篇。

这是一次试图打破一切阻隔女人与女性特质之藩篱的努力。

这些藩篱阻隔了女人与其呼吸、讲话、生存的天赋权利。

如果女人平常讲话的权利，在男性膨胀的社会里是一种被拒绝、让人讨厌、被视为丑恶的权利，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的谈情说爱会被视为是一种最大的丑恶，一种可以让人说三道四的罪恶。

在漫长的各个历史阶段里，女性的声音总是与羞耻、体面和贞节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些偏激的老古板甚至认为女性声音都是一种耻辱，不可以暴露给听众。

妇女长期以来战斗不息，就是为了恢复她那被掩盖的声音，从长期的哑然沉默阶段走出来，以便能重新使用她的嗓子。因久未使用，



缺乏练习，她的嗓子已覆上一层锈迹。

禁止女性出声，并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藩篱，使阿拉伯社会仅以一种声音说话。那就是男人的声音，粗哑，咸涩，金属般的声响。

就这样，我们的音乐不知有“半音”或“四分之一音”。男声乐队独自演奏的交响乐一直是一种“残缺的交响乐”。

本世纪初，妇女开始逐渐地摆脱强加在她们脸上的面纱。

但是强加在“她们声音”上的面纱，仅仅挣开了几毫米。尽管在妇女面前，知识和科学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她的文化视野扩大了，但她一直只是用一半的语言、一半的声音和一半的自由，去表达萦绕在她内心世界的东西。

阿拉伯社会尽管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仍然把妇女的声音视作针对男人世界及其权力的一种阴谋，认为能言善辩的女人是一种变态的或病变的现象。

就这样，女人的嘴一直被红蜡封住，只适宜喝水和咀嚼食物。

而这样的特权，所有的动物都会本能地享受……

爱情游戏是男、女双方共同进行的一种游戏。

那么，为什么只有男人独自玩爱情的牌，而不给妇女参与游戏的机会，让她也试试自己的运气呢？

为什么男人在爱情风暴向他袭来时可以对女人说：

“我爱你！”而女人在爱情雨水将她浇湿的时候却不可以用一种或许更为热烈、更为真诚、音质更甜美的语言，去回应他呢？

如果说生理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那么，爱情作为一种不带有种族隔离或性别隔离的、一种男性和女性共同的人类情感，我们为什么不能至少去实现感情上的平等呢？

在这本诗集里，我要远离任何封建的、部落的或垄断的思想，实现一种“情感社会主义”；我要恢复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天赋权利，将我的情感传达给我所爱的人，而没有自卑、受压或超出道德规范的感受。

伟大的爱，从来也不和最高价值与公共道德相矛盾。

那是一种合法的权利，与波浪拍岸、雷霆轰鸣、小鸟鸣啭欢唱的权利毫无区别。

那么，为什么不准许我变成一朵浪花，一阵雷霆，抑或是一只小鸟，在她恋人的窗台上欢歌而不被猎人开枪射杀？

有史以来，就是男人向女人调情，而没有给女人留下一点儿自由的余地，允许她向他调情。

换言之，男人不仅有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权，连感情上的主动权也一向握在男人手里。

不错，有些妇女在我们的诗歌史上曾经打破过这种垄断，如安达卢西亚女诗人婉拉黛·宾图·穆斯泰克菲公然宣称她正生活在爱恋之中，并极其勇敢地亮出了她的

爱情底牌……

但妇女的调情总的来说一直是腼腆的、犹豫的，生怕遭到社会的辱骂和部落的匕首。

阿拉伯社会，尽管出现了种种现代化和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出现了文明的现象，却仍然对恋爱的女人使用“否决权”，认为她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她的有关爱情的话语，是无耻的伤风败俗，对国家安全是一种危险。

在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女人的心，她的思念，她的梦想，她那合法的、天然的女性感觉，与国家安全何干？

我想问：

为什么恋爱的男人对国家安全并无危险？为什么他写的情诗对社会的安全与和平不构成威胁？

如果我们坚信民主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么，我们为何不在我们的感情关系上也实施民主？

我们为什么要对恋男恋女实行性别歧视的原则？

最后，这是一些情诗。我试图用它们来建立“感情民主”。在这种“感情民主”中，男人和女人有同等的自由去吐露真情，而不是由男人独自垄断爱情信札的修辞，女人却只能聆听男人日夜演奏的爱情唱片。

女人那里有贮存了几千年的情感话语要诉说。

请允许她！允许她内心的源泉喷涌出来，允许她把关在胸中的几千只小鸟放出来。

请允许她打开嘴上的锁，对她所爱的男人说：“我

爱你！”而不会像母鸡在路心被宰杀。

请允许吧！哪怕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一次，让她知道爱情平等的内涵，让她吸收自由的气息！



——我的女性特质成形在你手里  
有如一条彩虹崛起

## 爱的诗篇

### 其一



我给你写这封信，  
并不期待你的回音。  
你的答复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我在书写。  
书写对于我，  
是和你交流前，  
我和心灵的对话：  
你不在场，  
但我能召唤你，  
你不在我身边，  
但我能觉触到你……

请不要以为我这样的女人  
充满幻想，神秘莫测，  
或像冰一样感情冷漠。  
只要我愿意，  
就可以在信纸上，



描绘出你的脸庞，  
并随心所欲地修改它的轮廓；  
只要我愿意，  
还可以随时对着它调戏。

我想书写，  
是要宣泄内心的泛滥，  
以免它冲破我所有的堤岸；  
我想要摆脱，  
这种充溢的电流，  
是它将我的神经烧灼；  
我要摆脱那些闪电，  
它们在我动脉里流动奔走，  
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

我要给你写信，  
并非如你所想象，  
是为了满足你的那喀索斯主义  
而是为了欢庆  
——也许是第一次——  
庆祝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诞生：  
为我陷入爱河之中，  
庆祝我面对世界爆发出感情。

书写，  
能为我创建人造的天堂，  
虽然我不能进去。  
它能给我以自由的权利，  
我却无法将它行使。  
书写，  
能给我创造没有杀戮的岛屿，  
我却无法旅行到那里。  
写信给你，  
是防止我爆发的安全隔离带；  
是暴风雨将我咀嚼时，  
我登上的唯一的船只。

我要书写，  
以保护我女性特质的每一寸土地，  
殖民者居住其中，  
至今仍未离去。  
书写就是我的方式，  
没有它，我就无法攻击  
中世纪的城堡关隘，  
无法摧毁禁城的铜墙铁壁，  
和宗教裁判所的断头台。

我要书写，

以便从他们绕着我的脑袋圈画的  
千万个方圆中解放出来；  
以便从毒化了所有河流  
和所有思想的  
污染地带走出来；  
是它驱逐了千万本书籍，  
和千万个知识分子。

我要写给你，  
写给别人，  
写给任何一个不拘小节的男人。  
我要对着信纸说出，  
不能对他者讲的东西。  
十五个世纪<sup>①</sup>以来的  
他者，  
一直谋害着女性特质。  
我要将天空的肉躯凿开一个洞。  
我所居住的城市，  
唱出的只有公鸡的叫啼，  
潇潇的马鸣，  
和斗牛的喘息。

我要书写，  
以便稍稍摆脱我的面纱而休息，

摆脱我母亲的乳房隆起之日  
就顶在头上的橄榄串  
和奶酪袋子<sup>②</sup>。

我要从嘴里吐出占卦石<sup>③</sup>。  
这么迷信地让我爱上你，  
实在太不合理。  
你保守自己的秘密，  
像我守护腹中的孩子，  
长达十五个世纪，  
同样不合理。

请不要将我责怪，  
如果我曾经神经兮兮，  
鲁莽草率；  
如果我曾经粗暴，  
显得性情急躁。  
写作对于男人，  
犹如抽烟，  
宛若钓鱼，  
是一种日常习惯。

而女人，  
她们写作，

用的是和生孩子一样的途径，  
用的是同哺乳一样的热情。

男人在空闲时间创作，  
而女人撰文写字，  
是在她丰收的节季，  
是当她同赤道的闪电  
和水果相聚在一起。

我将不住地嘶鸣，  
像我纸上的小母牛，  
直到我像吃红苹果一样，  
用牙咬碎这个地球。

---

①有文字可考的阿拉伯历史可以追溯到贾希利叶时代（蒙昧时代），约始于公元5世纪，距今15个世纪。

②阿拉伯人妇女习惯用头顶重物。

③在阿拉伯人的神秘文化中，占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有一种占卦方式是用石子来进行，根据石子碰撞之后的情况来判断吉凶祸福。这里所说的石子就是占卦用的石子。

## 爱的诗篇

### 其二



我的女性特质在你手中形  
成，

就像一棵棵树，  
一只只小鸟，  
一枝枝丁香。

共同组成四月份。  
每当你爱我更深，  
每当你关心我更多，  
我的森林就更加枝繁叶  
茂，

我的高原变得更高，  
我的双唇变得更丰满，  
我的诗歌也更疯狂。

在你的双手中，  
我第一次发现，  
我身体的地质图：

一座又一座的山冈，  
一个又一个的源泉，  
一朵又一朵的白云，  
一处又一处的丘陵。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我所有的  
扁桃、  
苹果  
和李子；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我所有的区域里  
这许多种东西，  
附带我的水果甜甜蜜蜜；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着，  
长在我眼脸上的每一颗麦粒，  
和每一颗神话般的珍珠，  
在我的海湾闪光熠熠。  
我的女性特质成形在你手里，  
有如一条彩虹崛起：  
一块红，  
一块黄，  
一块绿。

当我的画像完成，  
我从你的双唇走出去，  
玫瑰一样润泽，  
诗歌般透明。

在你手上，  
我进入文明的圈子。  
在你温情的枕上我成长起来，  
像只被宠坏的土耳其猫，  
整个白天酣睡不起，  
整夜整夜地藏在你怀里，  
拒绝上街不愿出去，  
甚至不和其它的猫，  
进入感情关系。  
于是，失却她蓝蓝的血液，  
丢失王族的血统，  
失去与你同居的权利!!!



## 爱的诗篇

### 其三



你的声音使我想起，  
滴雨的轻响。  
你那两只灰色的眼睛，  
使我想起九月的天空。  
你的悲伤使我想起，  
鸟儿去流放地的悲伤，  
你的脸庞使我想起，  
我纯洁的童年。  
你的气味使我想起，  
罗马餐厅里咖啡的芳香。

啊，你这个男人，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海盗船将你追击，  
咸涩的海水冲开你的嘴唇，  
你的尸体散布在大陆各

地。

啊，你这个行者，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分崩离析，  
淹没在黑墨的波浪里。  
在写作的纸上，  
你被钉成十字。  
你被第三世界所有的独裁者通缉，  
无论是生，还是死。

我要进入，  
你敞开的衣裳，  
进入你开裂的伤口，  
变成你的一部分：  
你的不安，  
你的晕眩，  
和你美丽的死亡。

我要和你一起，  
走向最后的疯狂，  
奔向最后的挑战，  
和我最后的女性特质。

我要爬上你的船板，  
尽管船儿不知有海港，  
不承认有岛屿，  
不在任何地方停泊靠岸。  
我要把你藏在胸口，  
当狂风吹来，  
当暴雨倾盆时，  
要么与你共同获救，  
要么与你一起淹死。

爱的诗篇

其四



我常常向自己提一些  
没有答案的孩子气的问  
题：

我是你的情人，  
还是你的母亲？  
我是你的财产，  
还是你的财主？  
我就是你，  
还是我自己？

我内心深处的母性，  
覆盖着其它所有的感情  
为什么，  
我对你这么担心？  
为什么你要上街出去时，  
我伸出了手，情不自禁，  
为你扣好皮大衣的扣子，

为你掖好脖子上的羊毛围巾？

为什么我每到汗·哈利利<sup>①</sup>，  
都要给你买所有的法老咒语，  
和所有的民间护符，  
好让它们保护你，  
免遭冬天的严寒，  
和蓝眼睛的毒霜？

对你的母性感觉，  
促使我一再地犯傻，  
与我的稳重不相融洽。  
在心情愉快的时候，  
我想为你剪掉指甲。  
在心情忧郁的时候，  
我想为你擦干头发。  
你在我的双手里，  
像一只驯服的鸽子。

在着迷的时候，  
我拿起香波给你，  
等待着，  
直到你觉得  
自己是个皇帝。

在疯狂的时候，  
我想亲吻  
你那涂满肥皂沫的脸蛋。  
在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  
我用了你的牙膏，  
直到你觉得  
我的嘴和你的嘴  
同属一个集体农庄。

啊，你这个小独裁者，  
你聪明地利用，  
我的温情，  
和我的弱点。  
啊，你这个小虐待狂，  
你玩弄我的神经，  
就像玩一架纸飞机。

啊，你这无政府主义的孩子，  
时而让我痛苦，  
时而让我幸福。  
我绝不会惩罚你，  
因为你打碎了容器，  
因为你烧毁了帘子，

因为你将家猫闷死。  
所有这些美丽的毁损，  
都是在我的生活中由我惹起。  
我不会责备你，  
但我责备我的母性，  
责备我自己。

---

①埃及开罗一个享有盛名的大市场。



——请允许吧！哪怕在整个历史上  
只有一次，让她知道爱情平等的内  
涵，让她吸收自由的气息！



## 爱的诗篇

### 其五



当我决定惩罚你，  
我独自去了巴黎，  
殊不知受惩罚的将是我自  
己，

做着平生最大的傻事。  
殊不知巴黎拒绝我的身孤  
影只：

街上的华灯，  
售报的小亭，  
公园的雕像，  
都将嘲笑我，  
都要求巴黎市政厅将我赶  
走，

因为我违背了法兰西宪法  
的原则。

巴黎美丽的建筑，  
不接受一个独自用餐的女  
人，

不接受一朵独自开放的花朵，  
不接受一片独自下雨的云彩。  
巴黎，  
是两个人共同演奏的  
一首乐曲，  
是男人和女人共同谱写的  
一首美丽的诗。

为什么在进入巴黎前，  
我不读一读它的历史？  
为什么我不懂得它的建筑布局，  
和它的情感设计？  
为什么我不了解，  
它的每一条大街，  
都由爱的石块铺成？  
不懂得它的公园里，  
每一朵郁金香，  
都是一封情书？  
不知道它的每一座雕像，  
都由充满爱的手刻成？  
不明白它的橱窗里，  
挂着的每一件衣服，  
都是为了爱情而设计？

为什么我不尊重这座神话般的城市？  
它给世界，  
上了第一节爱情课。  
为什么我对它的和谐与协调，  
充满了敌意？  
而我不过是大协奏曲里，  
一个和声，不占一席之地。

我在巴黎拉开房间的窗帘，  
却没发现这座城市。  
这是我和你都熟悉的巴黎，  
还是孟加拉？  
这是旺多姆广场，  
还是绞死我的刑场？  
这是协和广场的喷泉，  
还是我的泪水？  
这是伟大的凯旋门，  
还是我战败的箭弓？

我走到阳台上，  
去唤起记忆。  
这是艾吕雅的城市，  
还是阿拉贡的城市？  
这是玻德莱尔的城市，

还是兰波的城市？  
抑或是广岛？  
难道这就是巴黎？  
这就是我们一条街一条街，  
一个图书馆又一个图书馆  
一个戏院又一个戏院  
一个博物馆又一个博物馆地  
梳游过的巴黎？  
难道这就是我在你手底下学习，  
发现了我的女性坐标，  
发现了我的自由度的巴黎？

不要问我巴黎之行的细节，  
因为并没有什么旅行，  
也没有谁在旅行。  
从戴高乐机场，  
到旅馆我的房间；  
从旅馆我的房间，  
到戴高乐机场，  
这就是失败之旅的计划。  
你干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你买了新衣服？  
我什么也没买。

你买了香水？  
我什么也没买。  
星期六晚上，  
你和谁一起共进晚餐？  
那是一些鬼魂，  
你跟谁一起跳舞？  
还是—些鬼魂。  
那么，你干什么了？  
我骂你，也骂我自己，  
骂伏尔泰、骂卢梭和雨果。  
我为神恋女英烈——  
我的女同胞玛丽·安特瓦尼特流下眼泪<sup>①</sup>。

我把铃儿摇响，  
要叫一个人的菜，  
侍者同情地看着我，  
用极其文雅的法语，  
彬彬有礼地对我说：  
“女士：  
像你这样有着一双黑眼睛的女人，  
不能独自一个人在我们的城市用餐，  
这样不符合巴黎的传统，  
也不符合它的道德。”  
他在我身后关上了门，

消失在长廊的阴影中。

我试着看法国电视，  
他们正在庆祝，  
摧毁巴士底狱二百周年。  
而我，  
谁来摧毁我的牢狱？  
谁从这四壁阴冷的房间开释？  
谁从这个烦恼的玻璃屋将我弄出去？  
扔在床上的  
《巴黎竞赛》杂志  
试着要打破我的孤独，  
和我进行亲密的对话。  
我带着歉意向它告辞，  
因旅行的困顿疲惫，  
我沉入一阵哭泣。

我试过要从第六大道  
任意一个电话亭找你，  
对你说：  
你是我的君主，我的情人，  
是照亮了我的岁月的太阳，  
但我终于退缩了。  
我要试着大声呐喊到最后：

“我爱你！”

我要试着哭泣到最后，  
但我终于退缩了。

我试过要对你说：

远远地离开你。

度过的这个周末假期，  
变成插入我肉体的一把匕首，  
疼痛直钻我的额头。

但是我，

我怕增添你的骄傲自负，  
我怕增添你的水仙情结，  
还担心你将我扔下，  
悬挂在伤心的绳索上。

我曾想给你打电话，

对你说：

“请搭上夜间飞往巴黎的第一个航班，  
把我救出尴尬之地。”

你走以后，

长棍面包难以下咽；

你走以后，

速溶咖啡没法饮啜；

你走以后，

《世界报》无法卒读；  
埃菲尔铁塔失去了主体的风采，  
弯下了它的腰；  
拿破仑捆起他的包裹，  
离开了残废军人院，  
第五共和国的旗帜再没有升起。

我曾想向你承认：  
我在巴黎孑然一身，  
直到身心俱痛，  
在痛中迷失，  
在痛中想你。  
但我怕你会骂辱，  
在我的灰烬上起舞。

我曾想躲进你的声音之树，  
也许这样能把我救出刺骨的寒冷。  
我曾想吊上你的臂膀，  
以恢复我的平衡。  
没有你，  
我只是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  
一艘正在沉没的小船。  
但我担心  
你会把我埋进冰雪



失去你的关怀，  
担心你在我脸上画线，将我封存。

我曾想告诉你，  
巴黎的天空只在你的斗篷上下雨，  
蒙娜丽莎的画像只对你微笑；  
诺特丹的教堂钟声，  
在你来到时才敲响；  
拉丁区的咖啡馆，  
蓬皮杜中心，  
和卢浮宫博物馆，  
在你驾临时才光辉四射。  
我要向你倾吐许多秘密，  
却担心你嘲笑我的想法，  
怕你在我脸上画线，将我封存。

我曾想向你提议  
请我去阿姆斯特丹大街  
那家小小的餐馆，  
把法国奶酪  
做成交响乐的形状，  
但我担心你会将我遗弃，  
留下我没吃晚饭就上床睡觉。

旅行中我最大的发现是：  
巴黎是属于你的党，  
而不属于我的党。  
她不欢迎我一个人独自，  
不以美丽的鲜花，  
去机场将我迎接；  
不单独请我一个人去她那里，  
而喜欢我们俩人在一起。

啊，我的先生，  
你随心所欲地，  
操纵我的命运；  
随心所欲地，  
筹划我的行程。  
我随身带来巴黎，  
是一份完整的文件，  
记录你的作奸犯科，  
和你所有的情感罪恶，  
但是巴黎将我的文件撕得粉碎，  
一心偏向你。

---

①玛丽·安特瓦尼特（1755—1793），奥地利女皇玛丽·提兹的女儿，1770年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因推动丈夫阻止革命被处死，被认为是一个厉害的女人。

## 爱的诗篇

### 其六



我爬上月亮的顶部，  
为你摘取一首诗。  
我爬上诗歌的顶部，  
为你把月亮摘取。  
骑乘着爱的话语，  
我升向了寰宇——  
女性从未抵达的远地。  
从来没有一个阿拉伯妇  
女，  
在我之前骑乘过这种话  
语，  
也不再会有一位阿拉伯女  
士，  
在我之后追随而去。

我和你进退维谷，  
直到最后，没有退路。

在丑闻的大雨里，  
我和你迈步同行，  
没有雨伞的遮蔽。  
我和你一起  
走到语言的顶点，  
到达我血脉的终极，  
直到我有资格成为你的情人。

我以一千光年的速度飞行，  
落在了你的肩膀上；  
我在三十二千尺的高度盘旋，  
触摸到你的双手；  
假如我来到你这里，  
像一列出轨的火车，  
粉身碎骨，分崩离析，  
请将我的四肢粘在一起。

我走出古老的女性文本，  
随心所欲地创造我的女性特质，  
如我所愿地确定  
我双眼的颜色和双唇的位置；  
我走出骑士安塔拉<sup>①</sup>的斗篷，  
躲进你的斗篷里。  
我逃出骆驼毛做成的床具，

躲在你胸口的青草地。  
我走出传说中的便便大腹，  
越过部落首领的尖牙利齿。  
我脱掉中国式的三寸金莲，  
跳出阿拉伯的咖啡杯子<sup>②</sup>。  
摆脱了我的头脑和双脚，  
和你一起到达最后的自由。

啊，你这肉眼看不见的男人，  
你是同大海成亲的吉卜赛，  
是和旅行袋结婚的茨冈人，  
你用空闲的右手将我禁闭，  
而把钥匙放进口袋里。  
我非常清楚，  
我是在赌  
一个不会到来的男人，  
一匹不会赢钱的马。

啊，你这像神话般模糊的人，  
你像水银一样抖动。  
你显不显身并不重要，  
我像咀嚼水果核一样，  
在梦中将你慢咽细嚼，  
我记忆的额上留下了糖水甜汁。

你显不显身并不重要，  
因为我独自读你的掌纹，  
我的未来便预先知晓。  
我嗅闻你男子汉的气息，  
为你生下二十个孩子。

啊，你这将我护送的男人，  
你把我送到升华阶段，  
化为云烟，直至湮没。  
我爱你，  
像大海一样疯狂  
像大海一样傻里傻气。  
请不要讨厌我大发脾气，  
最坏的事情，  
在我都平平常常；  
最劣质的那种爱情，  
对我也普普通通；  
最怯懦的诗篇，  
是握住了手杖的中间。

啊，你这水仙般的男人，  
你沉迷于一夫多妻。  
和你在一起，  
没有好运气。

要么看见你挤在女人堆中，  
要么发现你挤在诗歌里；  
要么看见你温情地面对一位新欢，  
要么发现你温柔地面对一首新诗。

啊，你这腓尼基<sup>③</sup>的航海家，  
你没有固定的码头，  
没有固定的地址，  
没有固定的亲戚。  
和你在一起，  
没有好运气。  
你的旅馆常被订满，  
你的臂膀常被占据，  
而我不通等待的艺术。

啊，你这名闻遐迩的明星，  
你的明星习气将你害死。  
只有得到你的签名，  
我才感到有希望。  
当帷幕落下，  
当灯光熄灭，  
当观众离去，  
我常来到你这里。

---

①安塔拉（‘Antrah bn Shaddad 525-615），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著名的骑士，《悬诗》诗人之一。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由奴隶而变为将军。他驰骋战场，冲锋陷阵，英勇果敢。他能诗善吟，常在诗中抒发豪情壮志，描绘战争的恢弘场面；他热恋堂妹阿不莱，感情真挚，忠贞不渝。附会于这位诗人兼骑士身上的民间故事《安塔拉传奇》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②某些地区迷信的阿拉伯人用咖啡杯子作为占卜的工具，用以预测吉凶祸福。

③腓尼基：位于今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的远古国家。腓尼基人在公元前3千年代就已和埃及的法老建立牢固的关系，公元前28世纪他们在黎巴嫩定居，建立了许多城市。曾先后受到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腓尼基人创造的文字和语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以航海和商业而闻名。



## 爱的诗篇

### 其七



我这封信写给你的手，  
是的，写给你的双手。  
你的双手比你更温柔，  
更懂得女人的脾气，  
更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  
也更了解她们的秘密。

我和我的双手的关系，  
已经很久，很久。  
我对它们的惊异，  
也有很长很长的历史，  
从看见它们的那天就已开  
始，

发生在巴黎圣日尔曼一家  
咖啡馆里：

只有这一双手孑然独坐，  
时而自言自语，

时而同古尔华兹雪茄聊天，  
时而同费加罗报谈天说地。  
这双手在空中画着线条和图形，  
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  
除了一个像我一样  
在伤心的人行道上游荡的阿拉伯妇女。

你的双手  
是暴风雨将我抽打时，  
我舒身躺卧着的沙滩；  
是我阵痛来临时，  
摇动的两棵枣椰树，  
天国的熟枣向我坠落。

我这封信写给你的双手，  
因为我已厌烦给你写信。  
它们欢庆我的邮件，  
你却将信扔进垃圾筐。  
它们的行为很文明，  
而你的行为很野蛮。  
它们打开一千扇对话的大门，  
而你冲着我的脸，  
关掉所有的门扇。

当我找不到谁来将我帮助，  
便寻求你强有力的双手保护；  
当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来遮盖，  
便用你双手厚密的绒毛将我遮住；  
当我找不到谁给我吃喝，  
我向你的双手寻求庇护。

你的双手常与我同在，  
无论痛苦，还是愉快。  
你的双手常常是我的同党：  
在你电闪雷鸣的日子，  
你表现得像任何一位阿拉伯首脑，  
不相信别人的意见，  
不相信其他的思想，  
也不相信另一性别；  
你表现得像任何一个部落长老：  
大谈议会制度、多党制和公开对话，  
却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  
不和任何人对话交谈。

你的双手，  
是我睡前，  
必读的两本动人的书；  
是我悲伤时，

躲进去的两座茂密森林；  
是我行将落水时，  
攀住的两块木板；  
是我一阵阵颤抖时，  
靠前蜷缩的两个火炉。

你的双手，  
常常是我的两只和平鸽子。  
当我们吵架时，  
是它们为我们劝解；  
当你将我惹哭时，  
是它们为我拭去泪水。

你离家外出时，  
我去看望你的双手，  
同它们一起喝早茶，  
向它们倾诉我的琐事、我的哀愁。  
我交给它们一份完整的文件，  
是针对你的情感起诉，  
但我全盘皆输。

你的双手，  
在我成为你的女友之前，  
就已是我的朋友。

我和它们的关系，  
比你我之间的关系更崇高，  
比你我之间的关系更尊贵，  
也更为根深蒂固。

假如你决定，  
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  
请带走你所有的包裹，  
把你的双手留给我。

我永远不会，  
将你和你的双手混淆不清。  
她们平和友好，  
而你却侵略成性；  
它们宽宏大量，  
而你却狂热盲信；  
它们是知识分子，  
而你只有中等文化程度，  
它们水灵灵的，  
你却很呆板。  
我永远不会混淆不清，  
你的复古主义和它们的现代性。

啊，我的先生，  
感谢你双手的父性。

我要一根手指一根手指，  
一个指甲一个指甲，  
一条血脉一条血脉地，  
向它们致以谢意！

当我四处流浪时，  
它们就是我的家；  
当我遭遇暴风雨，  
它们就是我的屋顶；  
当故园的跪毯从我身下抽走时，  
它们就是我的祖国。

啊，你这个男人，  
我珍视你双手的友谊。  
假如你邂逅你的双手，  
在任何一个机场，  
任何一个港口，  
或在路边任何一个咖啡馆里，  
请把它们交给我。

## 爱的诗篇

### 其八



这是情人节，  
情圣瓦伦丁的节日。  
带着我对所有情圣的尊  
敬，

你成为我的情圣。  
带着我对辉煌美丽节日的  
尊敬，

你成为我的时间缔造者，  
成为我的岁月的主人。

欧洲人自由选择他们的圣  
人，

我自由地选择我的情圣；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拜神，  
我以我的方式大搞崇拜；  
他们钦佩慷慨的圣徒，  
我只对你的慷慨心诚悦服

.....

这是情人节，  
情圣瓦伦丁的节日。  
我将去你的庙宇，  
焚我的香，  
献上我的牲礼，  
用苦桔香水将你的双足洗濯。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所有道路都通向你，  
所有的鸽子都飞向你胸前，  
所有情人在俗世，  
都祈求你的祝福，  
等待你的奇迹。

这是情人节，  
情圣瓦伦丁的节日。  
我将在图书馆里寻找  
一支你喜欢的笔，  
一张你生出书写欲的美丽的纸，  
一只收藏你纸张的包，  
一个放置我照片的银相框，  
一本放在你上衣口袋的小笔记本，  
你把我和它们放在一起。



我寻找所有这些东西，  
它们能煽动你跟我通信，  
怂恿你向我调情。

这是情人节，  
情圣瓦伦丁的节日。  
我们将庆祝相爱的第十个节日，  
你是否可以再忍受我一年？  
你是否可以忍受  
我没完没了地提出问题？  
忍受我无尽的矛盾，  
忍受我一再地冒傻气？  
你是否可以再抵御我一年？  
是否可以用千钧之力，  
抵御我汹涌拍击的浪涛、  
永远无法实现的要求  
和我设下的情感圈套？

这是情人节，  
情圣瓦伦丁的节日。  
我坦白拖累了你，  
你应该休一次长长的假期，  
修复你燃烧的神经，  
和你破碎的肢体。

但是，没有我，  
你将去哪里？  
我怕你走近海边淹死，  
我担心你到森林里，  
叫狼吃掉你，  
我担心你陪伴职业妇女，  
会把你的童贞失去。

啊，我的情圣，  
是你教会我爱的字母表，  
从艾利夫到雅乌<sup>①</sup>；  
是你把我画成彩虹一条，  
横跨天与地之间；  
是你教会我树的语言，  
雨的语言，  
教会我蓝色大海的语言：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

① 阿拉伯语共有 28 个字母。第一个字母的名称是艾利夫，最后一个字母的名称是雅乌。

## 译后记

林丰民



文学翻译是一项高尚、高级和高难度的工作，诗歌的翻译又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我向来视之如畏途。因为文学翻译不仅需要译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还需要有两种语言的深厚功底，并且非常了解两种文化的背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由于选择了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我也只能“知难而进”，硬着头皮译了她的一些诗篇，以供研究时引用，谁知越译越多，后来便索性把这几本诗集全译了过来。

本来并没有让这些译稿面世的打算。一者，已有苏阿德·萨巴赫的诗集《希冀》、《献给你，我的儿子》、《女人的悄悄话》（中文版易名为《女儿颂》）和《本来就是女性》的中文版本在先；二者，我深

知自己的水平，深恐拙译有碍方家法眼。但科威特大使阿卜杜勒·穆哈辛·纳绥尔·居安阁下一再给我以鼓励。起初，他的热情鼓励并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后来考虑到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在科威特文坛、海湾文坛乃至整个阿拉伯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及她在阿拉伯现代女性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我想的确有必要对她的作品多做介绍。

而且新译的这四本诗集《无岸的女人》、《爱的诗篇》、《给祖国的急电》和《最后的宝剑》等都是她在90年代发表的，与已出版中文译本的作品即其前期作品有所不同。其中，《无岸的女人》和《爱的诗篇》两本诗集，在对爱情的审视上趋向于女性主义的思考，不仅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且也有了更为纵深的历史感；在风格上与其前期的爱情诗相比，由于诗人步入中年，提高了认识，而变得更柔和温婉，也更为深沉，更加确立了其以柔为主、柔中带刚的总体风格。《给祖国的急电》与散落在各本诗集中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则更加集中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精英知识分子在海湾战争以后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与统一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最后的宝剑》以诗的形式悼念诗人已故的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这首长诗表面上只是诗人寄托了对丈夫的怀念，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深情厚意，实际上，诗人在此还借歌颂阿卜杜拉的骑士精神和高尚品德，来谴责侵略者的背信弃义，表明了诗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同时也肯定了阿拉伯的优良传统和优

秀的文化遗产。在艺术表现方面，这首长诗严格遵循阿拉伯古诗格律，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诗功底，同时也反映了近年来阿拉伯诗坛的一种倾向——复古倾向。

另外还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几乎是向西方文学一边倒，对东方文学的翻译介绍相对少得多，而在对东方文学的译介中，阿拉伯文学又居于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之后，这与阿拉伯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是不相称的。即便是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亦多集中于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的文学，很少把目光投向海湾文学，投向科威特文学。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却日益增多，特别是与海湾国家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急剧增加，这种状况使得中国读者了解海湾社会的愿望变得强烈了。而海湾文学恰恰是我们了解这一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如果从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海湾社会的一个窗口着眼，新译的这几部诗集的出版，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于是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诚惶诚恐地把译稿交给了出版社，希望读者多少能够通过它们了解科威特社会、海湾社会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状况，了解阿拉伯人的心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希望这些诗集的出版能够成为我向前辈同行学习、提高的一次好机会。

2000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爱而歌/林丰民 苏阿德·萨巴赫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ISBN 7-80120-004-7

I. 为… II. 林…苏… III. 萨巴赫—文学研究

IV. I38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405 号

●为爱而歌/爱的诗篇

著 者/苏阿德·萨巴赫

译 者/林丰民

责任编辑/韩冰心 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25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全五册 38.00 元 本册 5.00 元



ISBN 7-80120-004-7



9 787801 200044 >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 全五册38.00元 本册5.00元